

阮 炜 ◎ 主编



拜占庭简史

【美】蒂莫西·E.格里高利 (Timothy E. Gregory) ◎著
刘智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WILEY

阮 炜○主编



拜占庭简史

【美】蒂莫西·E.格里高利 (Timothy E. Gregory)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简史/(美)蒂莫西·E.格里高利著;刘智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315-3

I. ①拜… II. ①蒂… ②刘… III.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0789 号



拜占庭简史

著 者 (美)蒂莫西·E. 格里高利(Timothy E. Gregory)

译 者 刘 智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315-3/K · 516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总序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像“天学”一样，也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的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之学高明。及至清末，中国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而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 50 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订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1958 年、1978 年）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卷，谢德风译，1960 年、1977 年）。1990 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

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苗力田主编,1990—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4卷本,王晓朝译,2002—2003年)。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一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著作。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是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一两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西方的大学只要稍稍像样一点,便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是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因市场追捧,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这种引进多停留在近乎通俗读物的层次,并不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三四十年来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必将导致全球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一些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以前便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可是中国学术是否也会有相应的建树呢?必须承认,三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而未来中国不仅应是头号经济强国,也应该是一个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成

果,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一种中国视角的古代西方研究,仍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要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必要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文世界来。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太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虽然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然远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状态。甚至一些学术明星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会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

西方古典学界每年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如某时期某地区妇女的服饰;如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雇佣兵情况;再如练习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等。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虽有不小的兴趣,但对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初级阶段。基于为蠹考虑,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十几年来我国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故宜选择专题性较强的新近研究成果和明显被忽略的古代著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西方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阮炜

2013年6月29日

再 版 前 言

准备《拜占庭历史》一书的再版使我有机会对之前文本中的许多错误之处进行修正,希望能让读者觉得手中的书卷更加有用,更令人愉悦。在新版本中,本书的基本结构和总体写作方法保持不变,风格力求直截明快,坚持认为应该让广大读者更方便地接触拜占庭文明的历史。由于倾向政治叙事和以年代为脉络进行叙述,本书或许不免老套,但我深信这仍然是为读者提供基本框架的最有效方式,读者可以以此框架为基础,进一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拓展视野。

不过,第二版力图提供更多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信息,更加重视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态,为此,本书部分通过文字史料或者非文字史料,让读者管窥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再版中因此增加了帮助读者更深入理解主要叙事的“资料栏”的数量,关于拜占庭中晚期的篇幅也增加了。我之前就认识到,这些较少为人了解的历史时期最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方面,目前的版本仍未达到我的期望,但我认为已经做到了对各个年代均衡着墨,至少一定程度上如此。

此外,从本人课堂上使用此书的情况和多年从事拜占庭历史教学的一般经验中,我也认识到,对读者而言,拜占庭中晚期的历

史更难理解,部分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走向终结之时,整个世界扑朔迷离。当然,部分原因也在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相当漫长,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国绵延几个世纪,周遭各种势力此消彼长(通常变化很大),世界本身——其权力结构、技术、期望和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拜占庭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它当然在发展,本书就主要关注这些变化。然而,拜占庭帝国以外(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信奉天主教的西方,还有巴尔干半岛,以及北部和东部从喀尔巴阡平原东部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发生的那些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或许很容易令读者感到困惑。本书的主要叙事自然试图记录其中的一些变化以及各个国家、乃至所有文明的兴衰消长,因为它们都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影响。但是,在第二版中,我以摘要的形式,试图让读者有机会偶尔回望和思考拜占庭以外(从9世纪起)发生的这些变化。有些读者也许对这些历史事件了如指掌,不需要阅读这些关于“拜占庭及其邻国”的简洁独立的章节,因此可能跳过那几页。然而,我希望许多其他读者会发现这些部分是有用的,能够为拜占庭走向衰亡的历史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希望这些部分不会与主要叙事章节的内容相抵牾,必要的重复不至令读者感觉厌烦。此外,如果有一些读者发现自己可以从中受益,我将不胜欣慰。

有一些问题十分棘手,尤其是音译问题,撰写拜占庭历史的作者都会遇到这一难题。我认为自己在第一版中采用的方法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在此再次尝试,但也认识到,这样一定会使新旧版本不一致,甚至可能造成混乱。

在此,我向俄亥俄州立大学所有使用过此书并对其作出评论的学生表示衷心感谢,于我而言,他们是最严格的评论者,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我还想感谢很多对我不吝赐教,帮助我修正错谬的同仁,尤其是琳达·霍尔(Linda Hall)、格伦·布夫(Glenn Bugh)和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还有几位不知尊

姓大名的同仁,他们抽出时间为我解惑并提供反馈意见。我还要向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仁表达谢意,尤其是吉姆·摩根斯泰恩(Jim Morganstern)、已故的乔·林奇(Joe Lynch)、纳特·罗森施泰因(Nate Rosenstein)以及安东尼·卡尔得利斯(Anthony Kaldellis),他们使俄亥俄州立大学成为一个教授拜占庭历史的美妙地方。此外,我也要感谢项目经理布丽奇特·李·梅森格(Brigitte Lee Messenger)和文字编辑杰奎琳·哈维(Jacqueline Harvey),后者发现了书中的许多错误,并对文句进行了润色。我还要感谢雅典美国古典学学会(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金纳迪奥斯图书馆(Gennadios Library)的玛丽亚·乔尔戈普露(Maria Georgopoulou),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大卫·林可夫(David Lincove),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许多帮助和协助。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妻子丽塔(Lita Tzortzopoulou-Gregory),还有古城科林斯(Korinth)和卡拉瓦斯(Karavas)的居民,一直以来,他们赋予我宝贵的灵感,帮助我不断深入理解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2009年9月10日
于古城科林斯

第一版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拜占庭帝国历史的书籍，拜占庭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重要的文化之一，却也是人们了解最少的文化之一。这本书力图简洁全面，因此必须做出很多取舍。拜占庭历史横亘一千余年，任何一本以此为主题的言之有据的书籍，必须做好铺垫，对出现在拜占庭之前的制度和问题予以考量，还必须考虑拜占庭帝国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其文化在过去五百余年给我们生活造成的持续影响。基于这些原因，作者必须对全书的组织结构、内容取舍以及关注重点等予以认真考虑。

近年来，写作历史导论成为一种风尚，这类书籍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和文化主题，使用大量篇幅描写所研究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心态。我虽然很欣赏这种手法，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也一直关注此类问题，但我认为，对于一本试图介绍拜占庭这类文明的书籍而言，这种方式并不合适。相反，在我看来，“传统的”政治叙事至关重要，就绝大部分一开始对拜占庭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读者而言，尤其如此。采用这种编年史式的框架是为了从地理、时序以及主题等层面描绘波澜壮阔的拜占庭历史，让读者领略同一种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些读者也许会诟病这种写作手法，或嫌它“老套过时”，对于这种看法，我当然能够

理解。然而,这是本书整个组织结构的基础,我希望这些读者会发现这种手法实际上是令人满意的,并因此受到鼓舞,继续涉猎更专业、更详细的研究拜占庭艺术、社会和文化的文本。

这种组织结构并非意味着皇帝个人及其政策一定是拜占庭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尽管拜占庭政府的集权性质的确赋予皇帝我们在其他所有国家无法见到的重要性。相反,作为理解拜占庭历史的一种方法,历代皇帝在位时期形成的时间节点,为我们领略更加广阔的历史发展图景提供了便利。

此外,这并不意味着,此书基本上是关于政治和军事的:这两个方面固然重要,但我希望读者将它们主要视为“安置”拜占庭历史的一种手段,使我们可以体味拜占庭各阶层以及男女两性的生活情状。叙事必然更多地关注皇帝和男性群体,因为文字史料给予我们更多关于他们的情况。然而,我们会始终努力将战争和政治事件与所有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让广大读者与拜占庭帝国的芸芸众生来一次正面接触。

本书的叙事基本上以时间为轴心展开,内容涵括文化、日常生活和宗教,这种手法对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事实上,并非所有现象都以同样的速度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尽管本书以历代皇帝的统治时期作为组织结构的节点,但宗教问题、哲学运动、建筑方面的变化和经济趋势并非总是与帝位的更迭同步进行,但我尝试在以时间脉络为基础的章节中讨论这些更广泛的问题,而不是对各个问题另辟章节,脱离历史时空,孤立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因此,结果有时行文似乎有失连贯,因为我们从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跳转到军事政策、宗教、社会,以及经济等方面。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后退一步,仔细审视某些跨越更长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因而(至少一段时间内)跳出了以时间为脉络谋篇布局的局限。我希望读者可以在这些方面给予我包容,让我能够保持全书的基本流程,也使本书能够涵盖更加广泛的主题。

许多情况下,在我看来,似乎有关人和(或)事的具体例子也许对于解释个别现象有用,但这些讨论往往不太适合编年史的框架。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书中使用了我们所谓的“资料栏”来补充史料。这些资料有时聚焦个人的生活和(或)工作或者个别事件,或者用于展现具体原始史料提供的见解。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发挥作用,给有时显得枯燥的历史叙事增添些许“趣味”。总之,它们是为了让读者洞悉历史问题和拜占庭生活各个方面的“快照”,这些主题当然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本书篇幅有限,不能详述。

每一部关于拜占庭的著作必然涉及音译体系,因为这类著作当中必定不断提及个人、地方和机构的名字,这些名称最初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没有一种音译体系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对于希腊语,我一般采用将希腊语从字面进行转换的做法(转化成今天的希腊语发音),不将其拉丁化,因此我采用 *vestiarios* 和 *Palaiologos*,而不是 *bestiarius* 和 *Palaeologus*。英文中广为人知的名字除外,将它们进行替换会造成不便,如我们使用 *Constantinople*(而非 *Konstantinopolis*)、*Athen*(而非 *Athenai* 或 *Athena*),以及(通常)*Basil*(而非 *Vasileios* 或 *Vasili*)等。对阿拉伯语、斯拉夫语和其他非希腊语词语或非拉丁语词语,我喜欢采用《牛津拜占庭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中的音译。有些译名难免不一致,如“Cappadocian Fathers”和“John the Kappadokian”中卡帕多奇亚的拼写不一样。

我想借此机会向那些协助我促成此书完成的个人和机构表示感谢。2001 至 2002 年间,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基金会(the Alexander Onassis Foundation)为我提供了研究职位,第一阶段的大部分写作就在那个时期完成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在那里我能够潜心写作此书,系主任的更替使我能够相当灵活地安排教学。多年在俄亥俄州教授拜占庭历史的经历促使我提笔写就此书,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我力图在这里作出

回答。很多人好意助我为此书查找合适的插图，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的娜塔莉亚(Natalia Teteriatnikov)和布鲁克·席林(Brooke Schilling)。编辑方面，安吉拉·科恩(Angela Cohen)和桑德拉·拉斐尔(Sandra Raphael)耐心给予宝贵的帮助，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最后，我的妻子丽塔(Lita)和我们的儿子伊安尼(Yianni)和帕那伊欧提(Panayioti)一直十分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或许不知道，是他们让我对今天依然保有强大生命力的拜占庭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2004年5月24日

于科林斯古城

目 录

- 再版前言 / 1
第一版前言 / 1
- 导论 / 1
- 第一章 公元 3 世纪的危机 / 28
- 第二章 戴克里先治下的中兴 / 45
- 第三章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 60
- 第四章 公元 4 世纪：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到狄奥多西一世 / 87
- 第五章 公元 5 世纪 / 128
- 第六章 查士丁尼时代 / 159
- 第七章 拜占庭的“黑暗时代”：公元 6 世纪晚期和 7 世纪 / 195
- 第八章 伊苏里亚王朝与毁坏圣像运动 / 241
- 第九章 圣像之争持续进行 / 267
- 第十章 马其顿王朝开始 / 296
- 第十一章 拜占庭鼎盛时期 / 323
- 第十二章 科穆宁王朝 / 352
- 第十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余波 / 401
- 第十四章 开始走向衰败 / 422

第十五章 帝国的终结 / 463

第十六章 帝都陷落之后的拜占庭 / 485

术语表 / 508

参考书目 / 518

英译原始史料选编 / 532

拜占庭统治者年表 / 536

对比年表 / 544

电子资源 / 548

索引 / 553

导 论

公元 306 年 国王君士坦丁一世

公元 330 年 君士坦丁堡建立

公元 1204 年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

公元 1453 年 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

中世纪和现代对待拜占庭的态度

拜占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态度也通常相互矛盾。因此，拜占庭帝国的居民自称“罗马人”，并不认同自己为“拜占庭人”，后者是现代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个字眼，目的是将他们与较早时期的罗马人区别开来。此外，拜占庭帝国是连接古代和现代世界的重要纽带，但人们对它的研究却远远少于对中世纪其他文化的研究，普罗大众对拜占庭更是鲜有了解。拜占庭帝国繁盛之时，西欧已经坠落至野蛮的深渊，但“拜占庭”这个词语在英语中却含有贬义，用于表示一个荒诞奇异和邪恶阴险的复杂体系。拜占庭通常被认为是从西方文明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文明形式，其民众为基督徒，拜占庭的神学家和教士创造的教义和组织结构也成为今天基督教的一大特色。在宗教语境中，“拜占庭天主教